



浙江文献集成



陳沁通全集

第九卷 译文（苏俄文学理论）

PDG



浙江文献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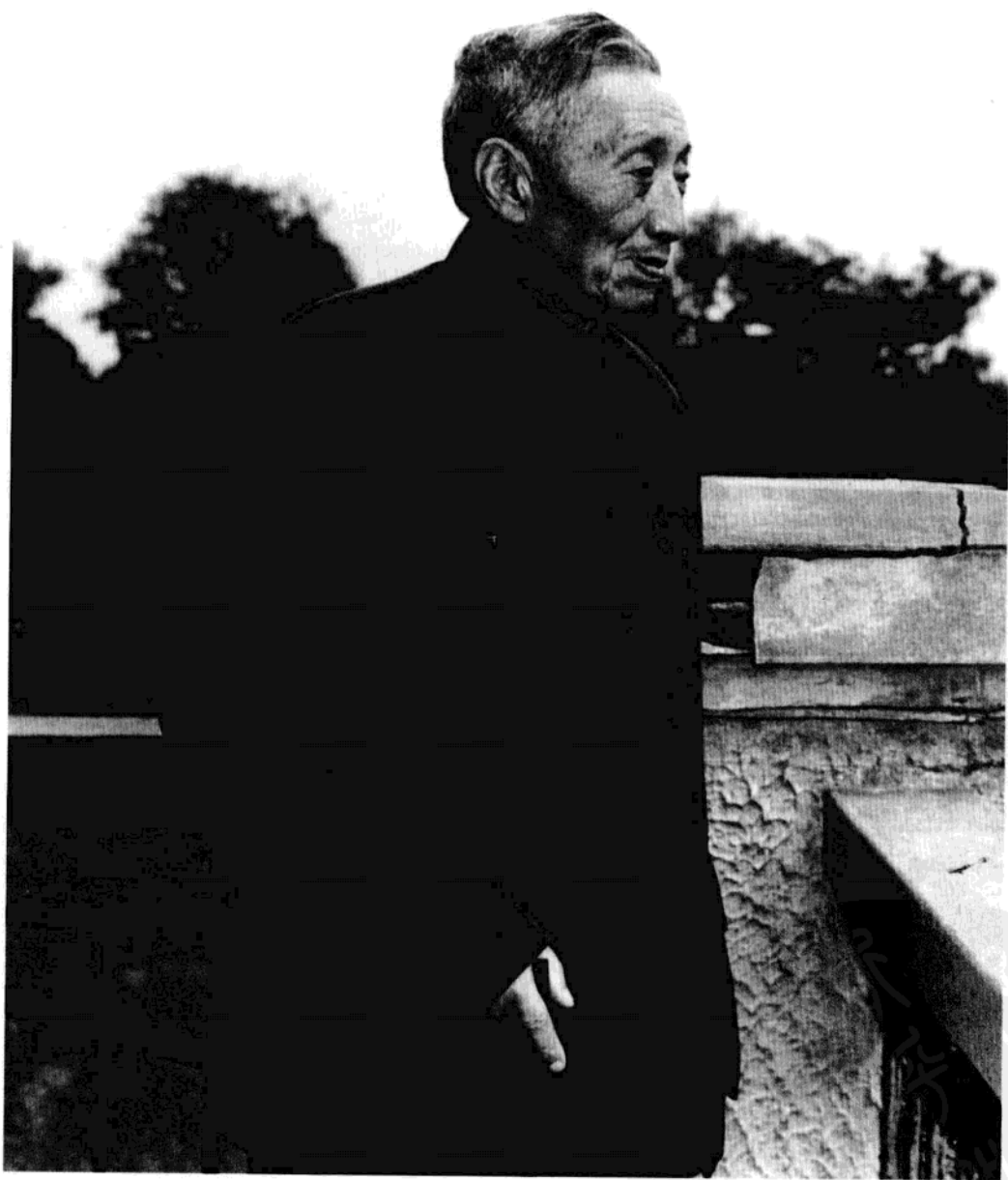
陳澧通全集

第九卷 译文（苏俄文学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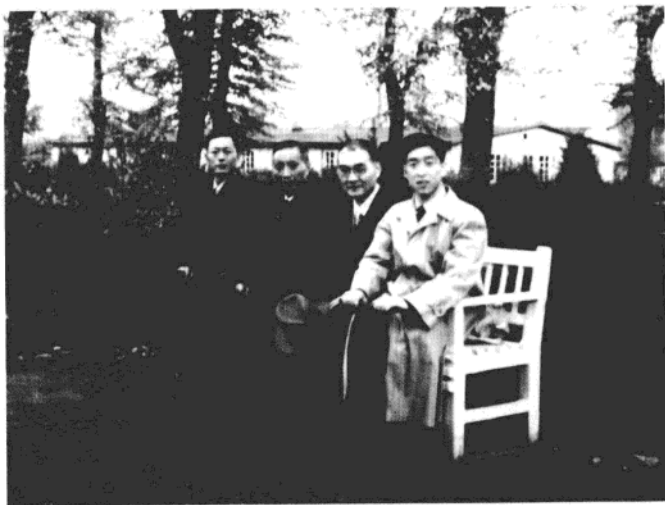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PDG



陈望道在他创办的新闻馆旧址（1965）



陈望道率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赴德国访问（1956）

陈望道（右一）复出工作后与苏步青（右二）、谈家桢（左二）、蔡祖泉（左一）在一起（1973）



陈望道与胡裕树教授在语言研究室（20世纪60年代）





陈望道与儿子、媳妇、
孙子的合影（1973）



陈望道与大孙子陈晓明（1972）

沒有一個學生不是又紅又專，
是我們復旦大學最大的校慶！
我們要爭取這樣的校慶！
我們要祝賀這樣的校慶！

陳望道 1958年5月27

陈望道题词（1958）



《苏俄文学理论》封面（1930年上海大江书铺出版）

本卷编辑说明

本卷收录《苏俄文学理论》译著 1 种。



目 录

苏俄文学理论

序	(3)
序 论 革命后俄国文学概观	(4)
第一期	(5)
第二期	(9)
第三期	(15)
第一章 第一期底文学理论	(17)
第一节 “普罗文化”底普罗列答利亚精神文化论	(17)
第二节 “普罗文化”底普罗列答利亚文学论	(29)
第三节 旧布尔乔亚文学底反动	(49)
第四节 左翼未来派底理论	(53)
第五节 《锻冶厂》底文学论	(57)
第二章 第二期底文学理论	(60)
第一节 《锻冶厂》底没落和《十月》底出现	(60)
第二节 《在哨岗》底极左文学论	(80)
第三节 普罗列答利亚文化论和文艺政策论	(105)
第四节 托罗兹基底文学论	(208)

2 陈望道全集·第五卷

第五节 瓦浪斯基底文学论	(232)
第六节 《列夫》底文学论	(264)
第三章 第三期底文学理论	(278)
第一节 第三期概观	(278)
第二节 卢那卡尔斯基底文学论	(279)
附 录 伊理基论文学	(299)
译后杂记	(302)
再版题记	(305)



苏俄文学理论

[日]冈泽秀虎 著

蘇
聯
文
學
理
論

PDG

本书初版时署名：陈雪帆。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

冈泽秀虎(1902—1973)，日本文艺批评家，俄国文学研究者。著有《苏俄文学理论》、《集团主义的文艺》等。

序

这是依据故片上伸先生所搜集的材料，历史地检讨苏俄文艺批评的书。

著者自然力求做忠实的介绍者，然而同时，也不能不注入自己应分的批判。这样的态度，是片上先生以来早稻田大学俄文科底传统。

先生所留下的工事，总算一部分稍稍有点眉目了，这是著者莫大的欢喜，同时，正也祈求它于日本底现代文学多少有一点裨益。

一九三〇年一月

冈泽秀虎

于牛込辨天町

敬 献 本 书 为
故片上伸先生纪念
一九三〇年一月



序 论 革命后俄国文学概观

文学发生自作者(个人)和读者(社会的集团)底交互关系。没有读者的作者是不会有的。文学是个人底产物,同时是社会底产物;是个人底意识底反映,同时是社会集团底意识底一形态。离开社会集团底意识独自成立的个人底意识是不会有的。而决定社会集团底意识的,是那社会底生活条件。所以像革命这样一个社会生活上的大变革,有大影响及到文学,大概是当然的。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阳历十一月七日)底俄国大革命,就使俄国文学起了剧烈的变化。它灭亡了许多东西,也产生了许多东西。从来站在文坛中心的文学者们底大部分,都背叛了革命逃亡了。这是最大的变动之一。而且这不只是表面的形式的没落。失掉了自己底阶级,自己底生活条件的他们,即在内面也都断绝了创造底路了。所以就是留在国内的人(政治上并不表示反革命的人),也不适应革命的,都渐次消亡下去。在不同的社会的条件之中,从来的文学不能走和从来一样的走向,是当然的罢。不过既成作家灭亡了,并非就是布尔乔亚文学灭亡了。相反地,本质的意义上的布尔乔亚文学底传统,是今日也还延续着的。但这是说站在布尔乔亚文学传统上。及至和革命一起屈折变形了来的这些文学,自然已经和革命前的旧布尔乔亚文学不同。而这样的变形屈折,不用说不是一朝一夕所成就,是跟着革命后几年间各社会阶级底生活条件(革命虽然在政治上克服了布尔乔亚与地主,但在经济上,意识形态上,他们还是存在着。革命还不是无阶级的时代,一时倒是更加激成着阶级底对立斗争的时代)底变化而起的。

与布尔乔亚文学这样的变化相并列,革命影响文学最重要的,就是普罗列答利亚文学底耀眼的勃兴。

革命将普罗列答利亚推进到统治地位,给了它创造的好条件。结果就起了不是自然发生的普罗列答利亚文学运动。但是普罗列答利亚文学底运动,也是同着年月,渐次发展过来的。

关于这些底变迁底过程,试作一个精细的年代的记述。

革命后到今日的俄国文学,大体分为三期最妥当:

第一期,是从一九一七年革命后直到一九二一年新经济政策底时期。

第二期,是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五年底时期。这个时期因为新经济政策底影响,和第一年底情调非常地不同,是一个苏俄文学底论争时期。

第三期,是从一九二五年七月《党底文艺政策》底发表到今日底时期。这个时期,因为文艺政策给了第二年底论争到某程度底解决,是一个渐渐注重创作起来了的时期。

第 一 期

第一期是所谓“战时共产主义”底时代。只由“战时共产主义”这一言辞也便可以明白,在这时期,苏维埃底全社会几乎把全力都聚注在政战(指挥赤军和反革命的诸势力战)及经济战(为了物质的穷乏,人人单为着生存也得费了精力底大部分)上面。因此通贯这时期,俄国底文学全在混沌的状态里。尤其是革命直后的大约半年间,因为社会的变动过于大,文学竟一时完全断绝了。

但是,文学不久就再生。虽说再生了,也还不断物质的穷乏,几乎没有印刷刊行底余裕。为着从这穷乏救出艺术家和学者,先在列宁格勒造了“文学者之家”(一九一八年秋),随在莫斯科产了“艺术宫”。更又作为“艺术宫”底支部在列宁格勒成了“艺术之家”,更后成了“印刷之家”(莫斯科)。残存在俄国的从来的文学者大抵都在这些场所受保护。而他们就将自己底新作品,在这些场所举行的艺术之夕,用口头发表着。

一样是文学作品口头发表底机关但在当时更为有力的是各种咖啡店底演台。在俄国文学底历史上从来不曾见过咖啡店这样裨助着文学

底发达。所以这一个时期就被称为“俄罗斯文学底咖啡店时代”。这名称不但在外面是正确,就是在内面也有意义。因为这个时代,是由咖啡店里发表了的作品形成着文坛底主力的。据着“文学者之家”或“艺术宫”的旧布尔乔亚文学底残党,为了革命底精神和他们艺术的倾向不相容,还在气势不扬之间,从来做他们垫底的所谓文学青年们(破落知识分子)就在这些咖啡店里发挥起文学的才能来了。但是他们不用说,是布尔乔亚文化底尖端所发的病的火花。所以那作品是无内容的技巧底罗列,而艺术不外形式云云则是他们底共通的理论。然而那创造力,却像熄前底灯一阵亮似地,病的丰富,在一短时期间竟产了同是形式主义然而够屈十指的流派(Imaginists,表现派,分离派,Biocosmists,Luminists,Nichevokis,新古典派,情绪派及其他)。就中以Imaginists(形象派)为最盛。其代表者为塞尔塞涅维奇和马林霍夫。但是这些流派都和“咖啡店时代”终结一起灭亡了。

和以上流派一样发源于旧布尔乔亚文学,但是未来派并非对于革命底精神无关心。他们在革命底熔炉中变形,成长,于第一期底苏俄文学,从作品方面做下了最大的工事。马亚可夫斯基底《左翼进行曲》、《布夫》、《一亿五千万》等是它底代表。

未来派和形象派不同,从革命以前就活动着。而且它底主张是布尔乔亚文学底否定。他们喊着“将普希金,陀斯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及其他从现代这汽船上抛弃了罢!”不过未来派底这否定,单限于形式的方面。但是革命却将未来派分裂为左右两翼。左翼未来派率先受了革命底洗礼,开始将革命摄入内容了。这样就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七日,比别的一切布尔乔亚文学都上先地,发行了未来派底机关新闻《抗闷艺术》(俄罗斯语所谓抗闷有自治体与共产两义;这系用后义)。这是周刊底新闻,流布在工场和劳动者之间,很张扬了未来派底名声。

这一派底代表者,可以举出马亚可夫斯基、黑来李尼可夫、加勉斯基、巴思台尔那克、褚沙克、铁列捷珂夫这些人。

到了一九一九年,旧布尔乔亚文学底残党又在文坛上活动起来了。如前所说,革命虽然政治地克服了布尔乔亚,但是经济地、意识形态地,他们还是存在着的。从而印刷刊行上方便的物质的条件一复原,旧文学

一时就又复活过来，是当然的。

他们底机关志有《文艺通报》、《空想家手记》(莫斯科)及一九二〇年出的《艺术之家》(列宁格勒)。在这些机关志上，前曾对立过的写实派、象征派、实感派(阿克梅主义)全成了一伙，对抗着当前的普罗列答利亚文学和左翼未来派。这派底代表者是安特来·白莱意。

这一派，到了一九二二年，与旧知识分子失了生活的根据(旧布尔乔亚底崩坏，同时失了一部分，其余部分也在意识形态上受了统治阶级底影响)渐次与同路人底文学(表现小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合流过来。做这倾向底先驱的是亚历山大·孛洛克。

一面普罗列答利亚文学底阵营怎样着呢？

革命在一切方面，都给予普罗列答利亚最方便的条件。因而在战时共产主义时代底动乱之中，第一被印刷刊行的文学是普罗列答利亚文学，是并非不可思议的事。

革命后的普罗列答利亚文学，是作为普罗列特卡尔特(普罗文化)运动底一部产下来。“普罗文化”是阿·阿·波格达诺夫积年的理想，迎着革命的好机会实现出来的。设立是在一九一八年，但是倏忽之间便扩展及于全俄，为数达到三百以上。这个运动底目的，不用说是要在文化(以意识形态为主)底分野里面也组织地确保着普罗列答利亚底支配的地位。所以“普罗文化”比谁都上先地将普罗列答利亚底文化的独立问题，布尔乔亚文化底继承问题，怎样对待非普罗列答利亚文学问题，这些普罗列答利亚当前的最重大的文化问题，提出来讨论。

从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到二十日，“普罗文化”底第一回全俄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在这会议上可决了如次的决议：

为在社会的活动，斗争，建设上，组织自己底力量，普罗列答利亚必需自己底阶级艺术。

而在先，“普罗文化”作为运动底第一步已经开始出版普罗列答利亚文学丛书。最先出来的，是亚历克舍·卡思铁夫底诗和散文集《劳动者底锤音》。

又从一九一八年七月起，发行着“普罗文化”底中央机关杂志《普罗列

答利亚文化》。接着又出了《熔炉》(莫斯科)、《未来》(列宁格勒),终至各地底“普罗文化”都有各自底机关杂志。初期的普罗列答利亚文学,就以这些杂志为中心,而在作品上理论上行了醒眼的运动。做这个几乎是空前的普罗列答利亚文学运动底母胎的“普罗文化”底文学理论家,为人所不能忘却的,是波格达诺夫、加里宁、培斯沙里珂、波连斯基(莱培兑夫)。

一九二〇年,给了以“普罗文化”为中心的文学运动一个致命的打击。就是这一年,普罗列答利亚文学底最有才能、最被期待着将来的理论家加里宁及培斯沙里珂相继躺倒了。他们底过早的病歿,据说是因为革命之后不眠不息的活动,把全部精力都贡献了的缘故。

由于失掉这有力的指导者为一部底原因,以后普罗列答利亚文学运动底中心便移到就在一九二〇年组织成的普罗列答利亚作家团体“库兹尼札”(锻冶厂)去了。

“锻冶厂”是文学史上最底的普罗列答利亚作家团体,在这里聚集着初期的普罗列答利亚作家底全部(除开台明·白德内宜一人)。他们从一九二〇年五月起发行机关杂志《锻冶厂》,在那第九号上发表着全体同人底名录(亚历山大罗夫斯基,亚尔斯基,白尔特尼可夫,伏尔可夫,盖拉西摩夫,叶罗新,陀罗戈伊先珂,加晋,基里洛夫,克拉伊斯基,加沙特金,廖悉珂,沙摩培德尼克,马拉式金,慕兰,涅维罗夫,尼梭伏伊,诺维珂夫·普理波伊,涅查耶夫,奥李拉陀维奇,普来节尼内夫,波来拓耶夫,普罗斯库宁,波摩尔斯基,罗陀夫,沙陀斐耶夫,山尼珂夫,斯迭普诺伊,西瓦捷夫,基霍米洛夫,基思连科,乌斯奇诺夫,斐立普先珂,霍夫洛夫,休克略夫,西略爱维克,雅洛伏伊)。

“锻冶厂”一派底普罗文学底特色,是在绝叫地讴歌热情兴奋这处所。他们都抽象地以宇宙的大规模,讴歌着革命底世界的意义和解放底热情。这由于在革命底混乱中,是没有具体地描写、叙述的余暇的缘故。

“锻冶厂”一派底文学观,见于登在这个杂志第一号的宣言,及一九二〇年五月十四日底全俄普罗列答利亚作家会议(从二十五个都市集了一百五十人)底决议;那和“普罗文化”底理论有着相当的距离。就是,“普罗文化”注重在文学底内容,反之《锻冶厂》尽心在形式的方面,即理论家和作家底不同。